

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推荐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西游记 (上)

吴承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ke biao
新版

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推荐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西游记 (上)

吴承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明)吴承恩著.—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最新版)

ISBN 978-7-02-008986-4

I. ①西… II. ①吴…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5534号

责任编辑 杨 华

注 释 黄肃秋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70千字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38.625 插页2

印 数 187001-217000

版 次 195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2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0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86-4

定 价 49.00元(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新课标”)。2011年又对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新课标”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新课标”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新课标”2011年版对实验稿中的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书目作了增删与改动,充分体现了语文教育的新趋势和新的课程理念。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最新版),丛书所选书目均为“新课标”所推荐。为帮助学生阅读,每部书前都有一篇“导读”文章和“知识链接”,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内容重点,提示相关知识点。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最新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的主要特点。其内容更广泛,知识更实用,针对性更强。它会成为中小学生朋友的良师益友和广大中小学生家长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2年5月

导 读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神祉、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这种特点,无疑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使《西游记》成了永不过时的,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阅读的童话。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内容上的庞杂性又常常使该书在描写上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如,宗教性质的题材和揶揄神佛的具体细节的同时并存;在上界,代表道教的天宫和代表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虽是和平共处的,但是在下界,唐僧师徒在西行的路上却常和道师们发生冲突;就人物塑造来说,孙悟空在前七回中曾两次大闹天宫,显得任性自由,桀骜不驯,但后来居然又心甘情愿地护送着窝窝囊囊的唐僧踏上了取经之路,并且还成了取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等等。这些因素无疑为我们理解这部小说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问题,要想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得先从《西游记》成书的特点说起。

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唐太宗时,僧人玄奘曾去天竺诸国取经,前后历时十七年之久,备历艰险,归国后又译成了佛经七十三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后沙门慧立为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其旅

途中的诸般经历,颇多神异色彩,为这一故事在日后被逐渐幻化提供了基础。另外,唐代的寺院里盛行俗讲(一种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来演述佛教经义的通俗讲唱形式),玄奘取经的故事由于带有一定的传奇性,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俗讲的素材。从今存的约成于唐末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来看,取经故事在当时就已经远离了史实,而且间架结构已初具规模了,特别是道教的神仙西王母,已被纳入了故事中。到了金、元时代,由于佛道两教并兴,取经故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元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取经故事的内容已相当完备了,并且大批的道教神仙都已进入了其中。元人对于取经故事的丰富和发展,为《西游记》小说的最后写定奠定了最直接的基础。总之,从这个故事的流传和发展过程来看,《西游记》的成书体现出一种滚雪球式的累积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增入新的东西而逐渐丰富起来的,故事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增值的状态中。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即:该故事的题材原旨与细节描写中的世俗内容,及由之而造成的意趣难免会发生矛盾;不同时代的宗教观念和故事传播者的个人趣味在故事的形成过程中也会留下各自的印记,这些程度各异、互不一致的印记在《西游记》成书的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这正是造成《西游记》在写作上出现矛盾的现象的主要根源。基于这样的事实,对《西游记》就不宜强行地用哪一个主题去进行概括,或者是凭着主观的臆测给它指派一个主题。这种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是有悖于作品的实际的。

但是,这样说又并不等于《西游记》没有主题。首先,从整个故事的整体框架来看,它基本上还是以西行取经为主线铺展开来的,所以“取经”在小说中无疑有着一贯性,这也可以说是由该

故事的原型决定的。如果说玄奘取经的本来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即求取真经)的话,而《西游记》则给这个具有朴素精神的故事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使“取经”成了一种具有“自我救赎”和“普渡众生”的双效价值的行动。所谓“自我救赎”,是指取经人克服了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各种劫难,最终证果西天。外在的劫难以取经途中所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为代表,内在的劫难则表现为取经人的身心欲念。所谓“普渡众生”,是指取经人在取经途中对那些堕落的灵魂(如下凡为孽的太上老君的看炉童子,观音菩萨莲花池里的金鱼及坐骑金毛犼等)的拯救,及通过对各路妖魔的扫荡而给人民带来福祉。可是我们又应该看到,《西游记》虽然是以取经为主线铺展开的,但它与先出的《诗话》、杂剧完全不同,明显地把孙悟空当成了小说的第一主角。取经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唐僧则退到了次要地位。小说的开头用了整整七回的篇幅从横向上展开,让孙悟空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表演。这就使他赫然地占据了全书的主要位置,为后面的取经降魔做了铺垫。后面则纵向写来,表现了他为修成正果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严格地说来,这样的描写并没有割裂孙悟空性格的完整性。他在大闹天宫时的英勇无畏和在取经途中的除妖务尽,都表现了一种不肯示弱于人的争强好胜的性格,这和他后来所得的“斗战胜佛”的称号是完全一致的。戴在孙悟空头上的那只紧箍儿,其实象征着一种理性的约束力,这是他得以战胜自我,实现取经人的共同理想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游记》又是在向我们展现一个英雄的自我成就之路。所以,对这样一部成书过程漫长,故事内容经过多人加工,而且内容又庞杂的小说,我们不主张给它轻下结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经验其实是多侧面和多层次的,它允许我们进行多角度的理解。

《西游记》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诙谐性。小说所写的虽然仍旧是唐三藏取经的故事,但在这个既定的框架里,却洋溢着纷繁多样的异质内容,表露出了离经叛道的意趣。在小说中,一切都被世俗化了,作者是用世俗的经验和心理来描绘和体察这个神佛的世界的。将神佛世俗化,时而投以大不敬的揶揄、调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其神秘性和神圣性,并造成了这部小说庄谐并陈、化庄为谐的基本格调。另外,诙谐性效果的形成还有赖于作品塑造人物的特点,即能做到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孙悟空身上既有猴子的灵活好动、性情急躁和好卖弄的特点,又有神仙般的七十二变和腾云驾雾的本领,更有宗教徒的坚韧毅力。猪八戒的贪吃贪睡,糊涂好色,既带有他的原型猪的明显特点,但他的厚朴单纯,简单务实,却又体现了现实社会中的某类人的特点。人身上的这些动物性特征在小说所描写的神佛世界里,难免会奏出一些不和谐音来,这就更进一步增添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当然,《西游记》的作者在写成此书时,还有有意追求故事的趣味性的倾向,这使他有时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叙事的逻辑性。如小说写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在取经路上为和妖魔斗争,也曾有过多变化,哪怕缩成针尖般大小,他的尾巴都未成为妨碍他变化的因素,但第六回写他变成土地庙时,却突然遇上了“尾巴不好收拾”的麻烦。又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本来可以识破妖魔的各种幻象,但在取经途中却多次发生看走了眼和情急之下忘用火眼金睛的事情,这类描写有时甚至使西行路上的孙行者和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相比,多少会显得有点逊色,但在无形中却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这些,说穿了都是作者根据情节的需要,为了增加故事中的波澜而有意安排的。当然,《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成功并不只是限于这些,我们在此只

能就其最主要的方面作一简单的提示。

一部文学作品,它的价值和魅力并不在于它所选择的题材,也不在于抽象的说教,而在于它所塑造的形象的成功与否,和贯注在作品中的智慧与精神。从这方面来说,《西游记》是成功的。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应该注意去欣赏作品为我们所塑造的这一系列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并体察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各种智慧、机趣和人格魅力。所以重要的是理解和欣赏,而不是机械地评判。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知识链接

【文学常识】

一、作家介绍

吴承恩(约 1500—约 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人。明代小说家。童年时即以文才闻名于乡里,嘉靖中补贡生。由于性格耿直,在官场屡不得志。他自幼喜爱神话故事,后来能借助神话故事抒发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西游记》为其晚年时的作品,该作品为中国古典四大著名小说之一。他一生著述颇多,能诗能文,其诗风格清逸,收见于《射阳先生存稿》中。

二、作家评价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先生所值,一何奇也。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

(吴承恩)“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然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如金峴山之战(五十至五二回),二心之争(五七及五八回),火焰山之战(五九至六一回),变化施为,皆极奇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三、作品评价

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这种人侈谈小说理论,可谓大胆。

——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艾登堡语,引自《一生必读的60本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西游记》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

——《法国大百科全书》评语,引自《一生必读的60本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

——胡适:《西游记考证》,《胡适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西游记》其想像新奇,上天下地,出神入化,可说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极为鲜明,而且读者面最宽,老少咸宜。

——白化文语,引自《一生必读的 60 本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关于古典小说

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以远矣”中。当时的小说,是指琐屑言谈,与今之小说概念有所不同。到了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又将小说作了阐释,“小说家者流,善出于稗官(小官——引者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即小说来源于民间传说。古典小说按内容、形式分为章回小说、谴责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演义小说等。《西游记》既属于章回小说又属于神魔小说。章回小说的故事是由若干章节(回)连接而成,少则十几回,多则百余回。每回叙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题目用两句对偶文字标出,概括本回的大意。各回故事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为衔接,个中故事一般情节曲折,线索清楚,便于读者阅读。如《西游记》即是从讲史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发展而来的。而神魔小说是以神仙鬼怪为题材的小说,它源于魏晋的志怪小说,至明代兴盛起来。其内容多为神魔斗法、修仙得道之类,大多取材于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宣传因果报应、佛法无边、得道升天的宗教迷信思想,充满荒诞虚幻的色彩。比较优秀的神魔小说除《西游记》外,还有《封神演义》等。

【要点提示】

一、关于《西游记》的鉴赏

《西游记》共一百回，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是主要人物。第一回至第十二回主要讲了孙悟空的出世和大闹天宫、唐僧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主体，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徒弟三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的故事。《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黑暗势力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是正义的化身。孙悟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鬼怪，象征着黑暗势力。这一正一反，既突出了孙悟空的英雄形象，又突出了斩妖降魔的内容，从而使贯穿全书的取经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作者既刻画出了憨态纯朴、吃苦耐劳、贪吃好色的猪八戒，又勾勒出了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仪、迂腐顽固、是非不分的唐僧。以诙谐的语言、大胆的想像，通过对人物的不同描写，歌颂了正义、勇于斗争的精神，鞭挞了黑暗、邪恶势力，“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以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西游记考证》）。全书规模巨大，气势恢弘，情节生动、曲折，兼具物性、神性、人性的统一。

另外，《西游记》的宗教因素非常明显，它宣传因果报应、佛法无边、宿命论的观点，这是我们在阅读中应该注意的。胡适先生曾总结过这本书的深刻意蕴，指出：“《西游记》被这三百年来

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二、下列作品、作家、国别(或朝代)对应全都正确的一项是()。(1994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

- A 《西游记》—吴承恩—明代 《神曲》—但丁—德国
 B 《镜花缘》—李汝珍—明代 《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美国
 C 《西厢记》—王实甫—元代 《唐璜》—拜伦—英国
 D 《桃花扇》—孔尚任—清代 《红与黑》—莫泊桑—法国

答案:C

【学习思考】

一、结合本书,谈谈章回小说的特点?你知道明清之际还有哪几部与《西游记》齐名的著名的章回小说?

二、在孙悟空、猪八戒、白龙马身上,是如何体现物、神、人合一的特点的?

(闻欣 编写)

前 言

在十五——十七世纪之间,对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来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小说开始往纵横两个方向伸展,展现了色彩斑斓、标新立异的繁盛景象,长篇、短制、文言、白话,构成了一个惊人的小说奇观,小说世界已蔚为大国。世称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产生于此时,它们都是耸立于艺术群山中的高峰,其中被鲁迅称之为“魁杰”、“巨制”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就是吴承恩终其一生对中国小说史,也是对世界小说史奉献出的伟大的瑰宝。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县)。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约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自幼聪颖慧敏,少年时代即以文名冠于乡里。他较早地进了学,但偏偏中了秀才后,即屡试不售,困顿场屋,蹭蹬穷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承恩已到中年,才补得个岁贡生,又过了差不多七年之久,才到北京吏部候选,结果只获得个浙江长兴县丞的卑微官职。他不愿改变自己的傲岸性格以屈从长官意志,始终保持着刚直的风骨。

对于一个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发现,就意味着忠实于自己的诗魂。在众多的歌唱中,吴承恩的著名长歌《二郎搜山图歌并序》是一首气势伟岸的诗,也是他全部诗作

中的一组强音符。他以纵横捭阖、浑灏奔放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神话中二郎神搜山,使魑魅魍魉、狐妖虺龙,或断头授首,或束手就擒的奇幻景观。因此,这首诗同《西游记》一样应该看作是吴承恩向一切封建统治和腐烂没落的社会发表的抗争檄文。

吴承恩久经动乱,但是豪情与诙谐依旧,他没有在悲哀中消沉,其《送我入门来》一首词可看作吴承恩整个人生态度的自我表白:不为贫穷的处境、困顿的遭遇、世人的白眼、炎凉的世态所屈服,在严霜积雪的酷寒中,信心百倍地“探取梅花开未开”,它可视为诗人的自况。这洁白芳香的“梅花”正是象征着他那高洁的人格,也象征着他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他的诗和他的小说一样,是以乐观意识为轴心,或者说,终以乐观的调子完成悲哀的美。

诗人有幸,他不仅能以健笔参与了中国小说史创造的巨大工程,而且能以他的诗篇保留下历史巨变时代的动人场面和音响。

我们说,没有吴承恩,自然没有《西游记》,但没有《西游记》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吴承恩。事实上,他们是互相创造的。虽然我们看到了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然而它的题材和基本情节又不是他的首创,它的产生过程和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相类似。

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是由历史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独自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这一惊人举动,震动中外。玄奘在取